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

——从南宋到民初

向燕南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

——从南宋到民初

向燕南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从南宋到民初 / 向燕南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 12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2017 - 4

I. ①郑… II. ①向… III. ①郑樵(1104 - 1162) -
接受美学 - 研究 IV. ①B83 - 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085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450016 电话:6578807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57 千字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

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

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

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

郑 林 周文玖

序 言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

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

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除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通古察今”系列丛书。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篇幅虽小，然问题意识明显，学术视野尤为开阔。希冀它的出版，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9年1月

目 录

绪论：概念的说明与问题的提出 \ 1

第一章 生前与身后：南宋至元代的郑樵接受史 \ 8

一、寒士郑樵的生平与学术 \ 9

二、生前与身后：南宋郑樵学术接受史 \ 18

三、《通志》的刊行与元代郑樵学术接受史 \ 33

第二章 明清学术思潮与对郑樵的接受 \ 45

一、从表彰乡贤到鼓吹实学：明代接受郑樵基本进路 \ 45

二、汉宋门户与清代学者对郑樵的接受 \ 59

三、清廷建构的郑樵形象与地方视域中的郑樵 \ 75

第三章 20 世纪前期新史学郑樵接受史之分析 \ 83

一、20 世纪前期郑樵接受史 \ 84

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

二、民族主义、西方在场与 20 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 \ 97

三、“科学”与 20 世纪初对郑樵史学的接受 \ 107

主要参考文献 \ 121

绪论：概念的说明与问题的提出

这里所谓的“接受学”，或称“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美学思潮，最初是由当时的联邦德国的文学史专家、文学美学家 H.R. 姚斯和 W. 伊泽尔提出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解释的概念和范式。接受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文学研究中一直占主导的历史客观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中，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永恒不变的涵义或意义，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实际是一种随着认识的增长而不断变化的对于经验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读，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

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主要来自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解释哲学。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哲学，则可追溯到德

国的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等几个德国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在接受美学的理论中，伽达默尔用以阐述解释哲学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前理解”“循环解释”“效果（应）历史”“视域融合”等概念，也是接受美学的主要概念。除解释哲学外，接受美学还受到传播学理论的一些启发。可以说，接受美学是以解释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活动为中心，将作者、作品、读者等因素，看作生产者、产品、消费者，进而将之共同置放于交互交往的动态关系中予以考察的理论体系。

接受美学的核心理论，是将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其中文学文本或简译称“文本”，是指未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的作品本身。也就是说，所谓的“文本”所呈现的，是处于一种自在的或本然的状态。至于文学作品或译作“本文”，则是杂入了阅读者的经验，并与读者构成对象性关系的东西。接受美学认为，此时的文本，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融汇了读者，也就是审美主体的经验、情感和艺术趣味的文本作品。因而接受美学强调“本文的历史

本质”，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向着时间向度敞开的历史性：“本文存在于文学视野中，存在于时间系列中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根本没有独立、绝对的本文，本文不过是文学效应史中永无止境的显现”，“是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生成的”动态产物^[1]。因而认为，文学史的书写者，“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即从作者与公共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2]。这一点，在接受美学者那里的解释是，“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必须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放进作品与人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历史连续性放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看。换言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1] [德] H.R. 姚斯、[美] R. C. 霍拉德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卷首《译者前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2] [德] H.R. 姚斯、[美] R. C. 霍拉德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特征的历史”。^[1]另一方面,“假如‘人类现实不仅是新事物的产生,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过去(批判的、辩证的)再生产的生产’,只有将其独立出来,我们才能观察到艺术在这一不间断的总体化的过程中的功能”^[2]。于是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中,历史的因素便获得了空前的强调,于是作品的意义也在时间的流转过程中,根据新现实语境的参照系而不断接纳新的理解和解释并获得新的意义。

应该说,接受美学反对孤立、片面、机械地研究文学艺术,反对结构主义化的唯本文趋向,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重视读者对于意义理解的积极接受和参与,从社会意识交往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指出文学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流通、文学的接受三个方面。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具体的阅读中不断生成的。作为文本接受者

[1] [德]H.R.姚斯、[美]R.C.霍拉德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2] [德]H.R.姚斯、[美]R.C.霍拉德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的阅读者，其意识取向，对于文本意义的确立，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读者阅读时，阅读者的社会情境，在构成其阅读期待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前理解”，形成历史文本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张力，进而影响到他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等等。这些理论的积极价值，是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胡同中引起来，把审美经验放在历史 - 社会的条件下去考察。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接受美学因夸大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否认作品的客观性的致命弱点。然而，不管如何，接受学或接受美学的提出，毕竟为我们历史地理解文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开掘了我们认识和理解文本的新层次。

接受美学的概念与方法提出后，迅速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早已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一理论在同样是与作品文本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史学研究领域，响应者却是寥寥。那么，史学史，确切说史学批评史中，是否也存在所谓接受的问题呢？于是我们想到郑樵。

言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史学史，郑樵是一个无论如

何也绕不过去的大史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家，郑樵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他以毕生心血撰述的《通志》。正是这部多达 200 卷的纪传体通史，以及以这部纪传体为重心，或开拓，或深化的多种学科，在引起其生活的时代，以及其后世的瞩目，奠定他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引起了众多的学术争议。自南宋至清，是是非非，顶礼膜拜者有之，褒贬参半者有之，痛加诋毁者亦有之，有关争议一直从南宋延演到 20 世纪。白寿彝先生就曾在其《史学遗产六讲》第一讲的“要百家争鸣”部分中，讲到“对现已逝世八百周年的史学家郑樵的评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并且例举了《宋史·儒林传》以及马端临、章学诚、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评议观点。这些不同观点，也正是郑樵后世的不同读者，依据各自不同的情景，对于郑樵及其学术的不同接受。本书即尝试从作品文本被接受的角度，对宋代的大学者、大史学家郑樵，从南宋到 20 世纪前期，这近千年以来的接受史，作出一些相关的分析。也就是转换我们认识的空间立场，将视线，从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探求转向读者，以郑樵的代表作《通志》为中心，分析郑樵学术在《通

志》出版后，从南宋一直到 20 世纪的民国初年，漫长的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中，他的学术形象和精神，是怎样为当代及后来的学人，以不同的立场和学术思想对其接受和诠释的问题。

第一章 生前与身后：南宋至元代的郑樵接受史

思想学术史的叙述，近来常被人戏称为“点鬼簿”。而这“点鬼簿”的名单，也被认为是不固定的——历史上的学人能否置身其中、所在簿中的位置何如，皆由思想学术史的书写者，或后来的文本接受者所决定。但是，对于南宋史家郑樵来说，在这“点鬼簿”中的位置，虽有些高低起伏的变动，但是任何思想学术史的书写者，又都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历史地看，郑樵能以一介寒士跻身中国学术殿堂，置身于学术史大师的谱系之中，两宋以来的社会变化，在为文化的普遍繁荣提供肥沃土壤，给郑樵及其学术的出现提供可能的同时，也为读者对郑樵的接受，形成了难以摒除的前理解。

一、寒士郑樵的生平与学术

提及郑樵的生平与学术，就不能不涉及郑樵学术现象得以出现的社会文化。

两宋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对此，前贤多有评述。如王国维即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而一些日本学者，如宫崎市定等，则更是将宋代视为“东洋的文艺复兴”，并认为这个东洋的文艺复兴具体表现在文化和学术三大运动，即新禅宗的盛行（宗教的）；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文学的，同时艺术也发生变化）；新经学运动（重

[1]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